

訂尊攘紀事補遺

岡千仞著

第二冊





安達曰先是水藩
矢野長九郎因鐵
之助來因藩謀義
舉歷說薩長往反
再三約薩率兵前
京水藩要擊之老
長因亦率兵上京
而十八浪士先期
舉事此謀不諧後
關鐵為藩商來因
藩論變不得潛
匿余贈金遣之事
在二十年前追思
在且使人感憤不
堪

正訂 尊攘紀事補遺卷三

宮城縣 岡千仞振衣撰

島津久光入京奏時事

島津氏以鎮西大藩繫天下之望先中納言齊彬用
心國事慨然有匡濟之志常憂邦人不涉域外事情
歷訪善洋學者譯航海造船鑄砲用兵諸書將改革
藩政充實武備而後及天下未有所為而薨弟久光
攝藩政砥礪士節修繕戎器常以繼齊彬遺志為事
彦老已斃浮浪四起天下騷然久光將有所出會平
野國臣來薩說尊融親王有密旨募浮浪乃決計上
京先命大久保利通私詣近衛氏有所上聞是時天

下固注目島津氏。浮浪泄聞是事。爭馳書四方募同志。久光深恐是輩輕舉破大事。戒藩士曰。烏合浪徒。藉口尊攘。煽動四方。結合同志。謀舉大事。藩人亦往往與之交通。切恐萬一暴動。破國家大事。釀出天下之擾亂。遂爲外夷之所乘。大機一失。噬臍無及。汝輩深戒于此。進退一用孤命。文久二年四月。從壯士一千。戎備準之。東上。四方志士田中清川平野小河以下。途擁久光請與義舉者百數。乃空大坂藩邸館待之。先是長藩遣長井雅樂上京。建白時事。及此藩人久坂寺島諸氏恐後。薩人奉宰臣浦肉戶二氏上京。浮浪往來二藩之間。物論大動。久光意在奉勅黜姦。

回舉正議公卿列侯。改革幕府失政。深恐浮浪輩生事。令左右懇諭曰。凡事不得天裁。則名義不立。久光將詣近衛氏上奏時事。以請宸斷。諸君鎮靜以待。乃留壯士一隊鎮是輩。十三日發大坂。四方傳聞浮浪館薩邸爲有異圖。爭放訛言。人心洶洶。所司代酒井忠績大恐。以幕府之法禁諸侯入京。公卿見藩士使近衛氏馳書止久光上京。又遍告朝貴。莫得輕動。岩倉大原二卿在內。私告久光。以鎮浮浪爲名入京。近衛氏固爲島津氏姻戚。乃因近衛氏奏曰。戊午以還。幕政失當。權臣擅制。外夷乘釁。上勞敵慮。下失民心。而浮浪輩妄唱尊攘之議。四方雲應。天下騷然。臣久

光將觀江戶謝賤息茂久屢違東觀之期。曷圖浮浪輩途要臣駕。議大事。臣常服先臣齊彬遺訓。將爲朝廷幕府効微力。竊恐浮浪過激。一旦暴動。蹀血輦下。釀成禍亂也。於是自不顧卑賤。親詣闕下。將口陳所見。伏仰天裁。有旨。翌日議奏。傳奏見久光於近衛氏第。曰。聖旨將寬幕府違勅旨。責攘夷之實効。卿能體斯旨。久光謹對曰。夷狄外也。非內也。請先修內。以及外。乃條陳解青蓮院宮及鷹司大閣近衛左府鷹司右府幽厄。釋一橋尾張越前土佐宇和島四氏幽閉。以從天下之望。且曰。臣鄙人未悉九條關白酒井所司代何罪。唯浮浪輩欲獲二氏而甘心。不速免二氏。

括開國二字在言中尤妙

未曾及攘夷當時已識破

爲之所恐。變發且夕。幕府大政之所出。黜閣老安藤氏。舉一橋氏輔佐將軍。越前氏任大老。立上下尊卑之等。明邪正淑慝之辨。然後採天下之公論。立待外夷之法。正親町三條氏難釋。尾張越前二氏久光正色曰。此等瑣事。猶不得如轍旨。則如大焉者。何轍斷一決。則臣請奉以周旋。若幕府拒命。則有天討而已。上嘉納之。乃令閣老久世氏曰。馳駟上京。先是浮浪不平。久光不與謀大事。又聞久光受朝命鎮浮浪。憤然曰。余輩爲天下唱義。泉州將何鎮。有馬正義田中盛明私語曰。吾黨一死唱義。迂緩如此。直使姦回得謀。今日之事。非斃關白所司代。以霹靂手段一新天

下之耳目。則尊攘不可爲也。若自吾而發事。以勢逼泉州將有大處分也。浮浪同然一辭。期日舉事。會大久保利通來傳久光命曰。朝廷議新置親兵。將薦諸君充其撰。衆怫然曰。僕輩誓雪國辱。豈圖一身之榮乎。聖上數責幕府之攘夷。而朝貴軟弱如婦人女子。今日之急。在使朝貴淬勵義氣。悚動天下。利通默然。浮浪愈以爲久光不足屬大事。說長藩浦肉戶應之。廿三日夜。真木田中以其黨潛發。薩人與之者三十人。隊長長田佐一強留不可。奮然曰。奉命無狀。自屠死之久。光聞報大驚曰。吾奉勅鎮暴徒。而藩人黨之。罪不可逭。遣能劍者八人命之曰。渠不聽則任汝。

浮浪之本色

此亦薩摩手段

所爲。八人馳至伏見。諸土方食。諭君命不聽。乃格鬪。斬有馬田中以下九人。猶原氏投刀踞坐曰。諸君止鬪。聞余所說。吾言窮則死。乃諭以大義。諸士投刀就縛。真木田中以下在次室。不敢出手。猶原曰。寡君固不拒諸君義舉。乃護送真木田中以下。閉邸舍。後付之本藩。田中請赴薩摩。舟中爲薩人所殺。小河一敏以後期且告實。不問。

浮浪此舉。始期十八日。後期廿一日。長藩諸士議所向。曰。浦氏護禁闕。久坂氏攻所司代。戒備以待。是時余在大坂。泄聞是事。慨然曰。天下之大事也。十八日夜。乘舟溯淀川。風露滿天。月色如晝。舟人

皆睡。余以是事在臆。終宵不交睫。平明至。伏見閭然無事。疑爲人所欺。抵藩邸。邸人蒼皇曰。昨夜有令云。二條市街老幼婦女。空舍避出。余始知謀已破。既而有廿三日之變。嗟乎。又急矣。聞島津先中納言西下。次伏見。微行謁近衛關白。關白以皇上深憤外夷凌辱。私從齊彬。進謁便殿。皇上慨國事大息。齊彬悚然曰。陛下焦勞至此。臣雖不肖。願盡國力從事於此。領旨而出。齊彬在當時。與水戶鍋島二侯。稱爲三明君。米國要請列藩獻策。爭論拒絕。如出一口。而齊彬獨以造巨艦。鑄大砲。講航海之術。爲急務。一言不及拒絕。其在國聘。荷蘭人長

維新之事。成于是藩之手。實有故也。

崎親出郊迎。屬之築六砲臺。使諸士就學建築術。後年擊走英艦。實由有此備也。是時勝房州從荷蘭人赴薩。齊彬一見爲布衣之交。余嘗見其答房州書曰。水戶浮浪襲東禪寺英館。至今猶持頑論。可長大息。嗚呼。當舉世瞶瞶。競排外人之時。能着眼於此。可不謂先見之明乎。其授旨西鄉。大久保諸氏。東西奔走。與各藩志士。出入朝貴。周旋時事。又命新進年少有氣槩者。游學江戶。以講技藝。蓋將供他日之用也。其不及有所爲而薨。非特朝廷不幸。抑亦天下之不幸也。久光所奏服先臣齊彬遺訓云云。蓋齊彬臨死。托是事久光也。而久光入

森曰。抑亦幕府之不幸也。

京奏大事曰夷狄外也。非內也。請治內而及外。語及攘夷之實効。則曰。採天下之公論。立待外夷之法。而不論及開港之事。此亦有說也。當是時。使久光公然論拒絕之非。則不特爲浮浪所唾棄。將使衰季幕府愈事偷安。頽情萎靡。至不可救藥。顧此事當時一二腹心所知。雖所從壯士。猶不得與知。無恠浮浪輩爭爲過激。爲不足與謀也。或曰。此役西鄉隆盛從至兵庫。有罪謫大島。隆盛持論亦同。浮浪會堀貞通至自江戶。久光頓變其說。假鎮浮浪之名入京。隆盛遂以是得罪。今皆不可知。

河野曰。深謀遠慮。非淺人之所窺知。

島津氏護大原卿東下

久光留闕下有日。恐久世氏遷延。茲回投間。坐失機會。建議發勅使就幕府諭朝旨。詔舉其人大原三位。固以正議爲朝野所依賴。及是上書自薦。詔舉副使。三位曰。二人必有二人之見。不如遣臣一人也。五月九日。特旨任左衛門督。叙從二位。奉使幕府。宣書諭旨曰。日來列藩憂國事。獻謀猷如島津毛利二氏。親遣親戚若重臣奏事。朕深嘉之。而四方志士密獻策曰。朕親統六師。駐蹕函嶺。討幕府違勅之罪。或曰。首除姦同在京者。勅五畿七道掃攘外夷。其言雖出憂國至誠。粗暴輕忽。難遽施行。朕將使幕府更張內外。

森曰。卓見。

河野曰。就實而正。言秋霜烈日。

紀綱興復祖先遺烈大要三項曰將軍率列侯入朝議釐革內政處分外夷之方法曰依豐臣氏之例命五雄藩爲五大老以修沿海戎備曰將軍年幼未熟政體舉一橋刑部卿爲輔佐越前中將爲大老以總幕政汝諭是旨與老臣商議三項施行其一第一項出長藩之獻策第二項朝臣之所擬議第三項久光之建議更有一篇叙甲寅以來幕府蒙蔽朝廷曰往年幕府遣小吏請勅許外夷通商朕却之翌年堀田正睦上京苦請勅許外夷通商朕恐污國體不敢輒許命與列侯熟議上奏而幕府違朕命擅許米英各國通商與訂條約朕不敢責讓召三藩若大老而幕

語氣何似鄭書
主盟不公之罪之
書

安達曰誣罔朝廷
至此其來天下之
怒真此輩自取者

沉痛之語

府阻閣朕命錮正議三宗藩朕恐國內鼎沸外夷乘其隙特勅德川慶昭與列藩協力輔佐將軍而幕府不奉命遣間部詮勝上京逼朕所信任親王大臣幽閉盡逮朝野慨國事者檻送下獄奏曰訂各國條約堀田正睦所爲今劇絕彼條約立生大變行待武備充實而後從事於掃攘朕責其與日耳曼伊太里結條約及許英米築商館測量環海幕府曰一時權宜勢不得不然又曰公武一和而後奏掃攘之功請降皇妹尚將軍顧古來無武臣尚皇女之例朕深思不可以一妹易祖宗天下乃約不出十年奏掃攘之功許其尚皇妹顧外夷事起志士慨家國蒙冤枉死非

毅然誓以此言
所謂王赫維怒者
一掃八百年祭漏
天下實有故

命者不知幾數。今也皇妹降嫁東西一家。宜大赦天下。釋親王大臣以下之幽厄。限十年舉海內全力。掃攘戎虜。以匡濟神州之厄。若因循姑息。坐陷彼術中。如水益深。火益熱。遂蹈印度支那之覆轍。何以謝神聖在天之靈。朕將倣神武神功之遺烈。率公卿百官。四方牧伯。親征戎虜。汝等體朕此旨。事達江戶幕府。震驚急免。安藤閣老。釋一橋尾張水戶越前四氏之罪。令溜詰諸藩上所見。延見在府列侯。親諭曰。泰平日久。綱紀頽弛。武備廢壞。外夷乘是虛。陸續來要。皇上爲之焦勞。孤將入朝。親奏國事。取天裁。以更張國威。建不世之偉業。卿等有所見。極言無忌。衆皆悚然。

事至此猶戀食
權直不可解者

尋大原卿至。禮待有加。久光首詣越前氏。圖議使事。將軍率越前會津二侯及諸老。延大原卿拜受使命。曰。敬領勅旨。熟議以聞。卿退。見越前氏。反覆懇諭。而諸老恐權勢歸一橋。越前二氏曰。將軍已長。無用輔佐。親藩爲大老。無前例。久光見脇坂氏曰。聖上發特旨。諭幕府。豈可拘泥末節。墨守古例乎。又曰。將軍入朝。少緩其期。似無不可。且將軍入朝。廟堂異見蜂起。處分甚難。不若越前氏爲政事總裁。代將軍入朝。陳大議。候聖旨。爲事至易。閣下其思之。脇坂氏頷之。猶難。一橋氏爲輔佐。曰。此有二將軍也。與板倉氏詣大原卿館。請曰。使一橋氏參政務。謹奉勅旨。唯除輔佐。

不假借二字不然
則名分掃地

名稱卿不肯。廿九日登營。囑後事從者。意色甚決。曰奉使無狀。何顏視人。脇坂氏進出。曰勅旨不可違。請爲準。輔佐卿正色曰。纔有準一字。此不奉勅旨也。脇坂氏語塞。曰謹奉命。卿猶恐幕議難保。不敢發。七月九日幕府命一橋氏將軍輔佐。越前氏政事總裁。久光與二氏相得甚歡。屢共議國事。揆定所司代改官武中間名稱失體者。追褒故水戶中納言。追責井伊直弼。責罰酒井間部安藤三氏。及朝貴附直弼者。遣歸列侯。在府妻孥。緩參觀期。命大藩護衛京師。如此類數十條。八月廿一日大原卿以使事了。西發。前一日久光途斬英人遮駕者。以故駐品川三日。或勸取。

自是此公本色

薩長軋轢溫勝

一一先見何嘗燭
照數計而龜卜

道木曾不可。請從護卒亦不可。西上復命。賜物賞勞。詔久光入朝。辭曰。臣一布衣。官武有常典。非賤人所勝。乃任大隅守。命駐京護禁闕。時毛利氏蒙天眷。盛用事。公卿爭延浮浪。又以内旨徵因土諸藩。攘夷之說盛起。久光上書曰。幕府新奉勅。宜徐察政績。不可叨以橫議者言。間之。近日內旨四出。擅召列侯。恐一橋越前二氏不自安。漸生嫌隙。不省在京月餘日。賜劍及物西歸。將發。近衛氏密問意見。乃手書以答曰。幕府舉越前一橋二氏。閣老私忌之。且務使大權歸二氏。不然則勅意不行。二氏亦無能爲也。幕府人才無踰二氏者。二氏無所爲。則幕府不可復爲。越前氏

安達曰老臣憂國之語一沈痛森曰有此一着議論開中興大業此時已論及可謂偉矣

之入朝宜問十年以後處外夷之方如何攘夷一事宜使官武列藩熟議而後相宜處分開鎖一大難題幕府已開港朝廷強之掃攘則勢不得不奉命而掃攘不可爲如此則朝命廢而天威殞浮浪蜂起國內大亂實爲可虞今殲外人在橫濱者臣一家兵已足唯各國合兵以討我不義不信之罪則我忘兵三百年勝算不可必故臣常謂方今急務在一洗舊弊充實武備唯以攘夷唱天下則激論之士得志益肆暴橫而不唱攘夷則無武備充實之期臣竊恐遂以是蹈印度支那之覆轍也今也幕府悔過委政一僑越前二氏二氏亦日夜勵精從事於此若二氏偷安眼

模寫逼真當時書生論及國事口角出沫頭額際際今在目

前無所施爲則朝廷有煥發大號與天下更始而已余先米使航度一年游江戶入昌平黌前後在黌九年其於當時之形勢畧得其要領彦老遭厄翌年游京攝仰皇居之巍然追思王朝之盛時憑今吊古慨然而歎松本土權松林伯鴻爲同窓舊交握手大笑曰百年奇遇矣乃借一廛同居京攝占天下之上流爲人文之淵叢而我三人所交皆磊落奇偉跌宕不羈之士日與之論天下之務古今之故言及當世則痛論極言拔劍而彷徨仰天而歎息會島津氏率壯士入朝將有所爲乃與二人談志慨然以爲千歲一時矣入京于一二公卿往

此事以下承接不甚費力。猶敘去悲壯淋漓感慨係之抑鹿門歎諸子之不令終所以歎其身之不遇讀者必得解于言外

自占地步

來薩長二藩及浮浪諸士。是時暴徒數刺為幕吏耳目者。梟首二條磧。官不敢問。余一日會諸友語曰。北魏高歡觀衛兵火張燹宅曰。事可知。歸家傾產結士。顧彥老以幕府大老。鹵簿僂從。道路填咽而為十八浪士所要。喪元路傍。時事至此。余將歸鄉學。高歡所為。諸友壯之。拂袂而起。途為藩邸所召。再入京都。此事距今廿餘年。當時所交諸士。士權伯鴻以下。或死刺客。或死兵戈。而戊辰之事。投風雲乘際會。列名爵班。撫仕者。不在于彼。而在于此。何天之薄於為始者。而厚於為終者也。嗟乎英雄事業。固非一書生所辨。唯遭亂世處事變。名義

所在。挾勝絕脰。斷行其志。此謂之大丈夫。其重大義。仗大節。如諸士。真為可尚而已。

親征中止

安達曰。一大處分。秩然不紊。親王亦有為之才。

親征有日。因備米澤三侯。及阿波世子入諫。上漸有悔心。中川親王曰。陛下苟知其不可。斷之宸衷。則臣請盡力處分。乃協謀薩藩及會桑二侯。八月十八日。鷄鳴參內入奏。會桑淀三侯。尋朝勅關唐門及九門。雖公卿不得出入。因備各藩率兵入朝。警衛非常。號砲一發。會薩二藩兵族至。屯凝華門。於是召近衛氏父子二條德大寺四卿有旨。停傳奏議。奏及參政寄

人之參內。禁長藩及親兵入九門。親王與四卿列座御前。傳旨任柳原中納言議奏。曰親征大事。內議所未決。而議奏以下。爲長藩暴徒所逼。叨稱敕旨。頒告中外。長藩煽動浮浪。要請親征。過激粗暴。殆亂天下。汝知朕是旨。召中山大納言正親町三條中納言阿野宰相中將。復任議奏。三卿恐怖固辭。乃爲署準議奏。命正親町大納言庭田中納言葉室左大辨宰相。署議奏。班會桑以下列侯進見。議奏諭旨。曰毛利氏挾野心。運姦詐。以親征要朝廷。此親王以下所不與。汝列藩體。聖上是旨。毛利元純吉川經幹聞號。砲爲變起。率衆而入。各門稱命不通。乃赴鷹司關白第。啓

嗟乎又急

曰各藩戎服。禁內騷擾。而諸門拒臣衆。敢問何故。關白遣人問狀。諸門呵止。元純經幹逼關白以事狀。群衆充溢。第內囂囂。會柳原大納言至。傳旨關白參內。勅曰夷狄征討。時機未至。權停行幸。列藩親兵聞變。馳入。諸門皆閉。三條實美第在九門外。衆群至。會實美蒙朝旨譴責。親兵憤然。皆曰卿正議精誠。天下所觀。此命必有所由。族擁至關白。關白不在。是時長藩衛堀町門有旨徹衛。會薩二藩代之。長藩不奉命。柳原大納言往諭曰權退衆邸內待後命。衆不可。大納言赴關白邸。見益田彈正諭旨。且曰毛利氏効力王事。敕旨所嘉。唯親征處分。迹涉粗暴。敕念不安。宜權

凜令至此間不令髮者

退士衆嚴鎮暴動彈正曰夜來闕下騷擾諸藩戎妝奔走而三條卿以下無故停朝臣等職守禁門備非常請釋疑而徹衛大納言反覆開諭是時會薩兵士進堺町門內前列大砲長藩士奮激如將戰者大納言諭會薩轉砲準長藩乃付堺町門所司代退衆訛言三條實美集親兵作亂勅清水谷宰相中將責問其肆率親兵實美不在長藩已徹堺町以衆奉三條氏屯洛東妙法院三條西四條東久世錦小路壬生澤豐岡七卿來會皆曰薩人假朝命復私怨三條氏固不善中川親王又以爲親王所陷憤懣曰乘機討二姦二宰曰讒構已深宜西下圖後舉三條氏謝遣

他日大舉大甲六卿之力奉六卿未爲無策

小野曰幕府之反覆勿論其今詔旨如此可歎也然當時之事不至承久建武之亂者安知非以此詔旨之出乎

親兵真木淵上水野宮部土方梶六人從焉豐岡托事遁去二宰留書上言曰弊藩已免堺町警衛外夷開戰以來兵事方殷臣等以衆西歸專盡力海防是夕詔告中外曰親征本非朕旨二三朝臣不達大體者爲長藩暴徒之所誑誤矯旨頒告本月十七日以前告命悉皆是徒所爲朕本旨不在此也鷹司關白上表請免乃勅二條卿代之廿日削三條卿以下六卿官位傳毛利氏父子入京逐長藩士在京者廢參政寄人放還諸藩親兵薩長二藩首入京師論國事天下始知勤王大義而二藩旗鼓角立勢不相容至是互搆釁隙因備阿藝憂之上書曰攘夷之本在

列藩協心而陸長。二藩唱大義。朝廷依賴。所謂同心一體者。伏望降旨。調停使二藩戮力。以責其成功。不報。

余於前編論是事。曰先帝熟考大勢。斡旋時機。運神筭於方寸之中。奏偉績於年月之後。蓋天機霸府之德。將復大權於朝廷。此天意人心之昭然者。先帝斷之於方寸之中。不少疑也。而外夷事起以來。天下論事者。紛紛擾擾。毛利氏曰攘夷。島津氏曰開港。先帝以攘夷大義誓天神地祇。其刻攘夷期日。令天下。天下不應。至以乘輿親征。號令天下。抑亦逼矣。而天下除毛利氏以外。無復贊成之者。

見得確論得透

於是聖衷不安。漸生悔心。曰攘夷開港。此兩者水火不相容。而雄藩借此互爭勢力。此殆天將合之。必先離之。將治之。必先亂之者。勢非人力所能支也。且與奪大權。方在幕府。黜之罰之。怨歸幕府。而朕位億兆之上。一勝一敗。無一所關。徐相大勢之所歸。輿論之所推。爲之處分可也。毛利氏之乃心於王室。盡力於朝廷。固不以一朝疎斥之故。敢貳其節也。故此變斷然斥毛利氏。不少疑也。嗚呼毛利氏先天下入京師。輔翼朝廷。朝威日隆。而一朝得黜罰。蒙詆罵。天下誰不爲朝廷寒心乎。而毛利氏以是砥勵操節。奮發志氣。六卿在西。鎮西諸藩。

安達曰前篇論此事迴護太過此篇單刀直入却得實

人心日傾勢力日旺。三宰之犯闕。全軍敗潰。名義不立。凜乎其危。而闔藩君臣投身死地。百折千挫。鋒銳毅然。破環疆幕軍于一擊之下。遂連四藩與討幕之義兵。奏回天之大功。抑亦偉矣。夫天下大物也。其出于意料之表。有如此者。而先帝斷然下此命。震驚天下。運神算於方寸之中。奏偉績于年月之後。此豈尋常庸衆人所能測知乎。

浮浪起兵大和

凡藩士犯幕憲觸大法。必累及藩主。故外國事起以來。志士慨國事者。往往請脫藩籍。稱浪人。奔走四方。

河野曰僅三十八人而騷擾天下如彼名義之所在抑亦幕府之公兆

互募黨援。脫藩浮浪。年多一年。天下嗷然。三河松本。衡以儒生。備前藤本真金以畫工。下帷輦下。名聞四方。真金與清川八郎以下投薩邸。以論不合去。衡與梅田賴諸人與謀。韜迹而免。浮浪間舉正議之士。必稱兩本。侍從中山忠光年少好義俠。潛游長州。與日下高杉諸人交結。爲浮浪之所歸心。長藩之建白親征。衡真金游說朝貴。煽動浪徒頗力。親征詔下。曰千歲一時矣。與吉村寅太池內藏太以下三十八人奉忠光至大坂。稱朝使赴下關。乘大船二隻。出天保山海口。衆皆剪髮投海。矢死生無他。曉至堺港。館狹山一寺。遣寅太邑主北條氏曰。皇上下詔親征。此臣子

効力國家之秋。忠光將行募義士。迎鳳駕於大和神
武帝陵。北條氏名族。切冀盡力王事。無以辱家名。藩
人驚愕。使宰臣來答曰。皇駕已戒。敢不致力。邑富豪
水郡氏。固通謀浮浪。掃館候迎。乃頒軍令。衆皆戎裝。
帷幕旗幟。皆畫菊章。陣三日市觀心寺。拜楠左將塚。
納甲冑禱捷。眞金率同志。出迎路左。五條隸幕府。代
官治焉。乃分諸士爲槍銃兩隊。攻官舍。責鈴木源內。
剥民膏。厚自封殖。梟其首。諭邑人以朝旨。榜所在曰。
皇祖天照皇大神。開天地生萬物。凡食土毛者。孰非
其胤。皇上以神胄御天位。億兆各修其職。以奉皇上
此天地之大經。不毫髮容疑者。汝衆庶辨此義。自今

安達曰。說皇祖大
神。少迂。唯不謂于
此。則神州國體不
明。

戴皇上奉朝廷。以報天祖天孫之皇恩。又曰。皇上慨
洋夷汚鱗皇國。親詔行幸大和。議軍畧於春日社。率
六師征醜虜。忠光先天下舉義。首誅姦吏。苦民者。當
發號之日。昧大義。誤方向者。宜移兵糾其罪。六師伴
林牧岡岡。見原田諸士四方馳至。已而中川親王通
謀薩會諸藩。沮止親征。長藩得罪。六卿西遁。廟議一
變。衆聞是事。愕然。先是平野國臣奉朝旨。止忠光暴
舉。至則諸士已畧五條。勢不可中止。會安積武貞池
田謙二率同志十餘人來會。曰。皇上爲賊臣所要。無
復可爲。已開兵端。有張軍威待天定而已。乃議軍畧
松本衡固結十津川土豪。曰。十津川大塔皇子所潛

衡固與梅田游說

十津川土豪故知
此間曲折

匿其民沈毅其地險阻以此地爲根據可以支時月
乃留安積水郡諸士督五條民政奉忠光赴十津川
途過天辻四周絕壁爲天險之地乃定爲本營日役
民丁運糧食繕戎器遣人十津川說以義舉邑豪族
乾野崎二氏來屬遠近奔附衆凡千二百人高取藩
高野僧徒通使贈物聞紀州郡山二藩合兵來討出
兵吉野川至則訛傳高取藩食言不贈糧食乃以兵
五百往攻藩兵據城發砲十津川隊聞砲聲潰亂餘
衆不支乃退天辻吉村中垣小川以下愠其無功乘
夜入城覷一隊將巡夜鏖殺之吉村中銃丸左右扶
歸旣而紀州藤堂彥根諸藩大兵來討衆退保十津

川松本牧岡森下保天辻安積池田岡見保和田設
奇誘敵每戰皆利乃謂十津川地淺不如潰一方出
大坂航西海乃奉忠光營天辻遣澁谷伊豫作藤堂
氏營曰親征詔下忠光將與同志護鳳駕効力戎馬
會一二賊臣矯勅旨止親征忠光此舉將糾合同志
討賊臣誤國者以安宸襟也因辨前後勅書眞僞不
屈乃飲之伺睡縛之隊將感其志請充諸士攘夷先
鋒立功令自償不報當是時紀藩兵塞吹口藤堂氏
屯五條井伊氏屯下市浮浪鋒漸鈍九月移營金峯
山與藤堂氏戰於大日川却之彥根藤堂兩道來攻
衆負險奮擊自午至暮是夜森下前田廿名潛襲下

市縱殺番兵。放火鼓噪而進。敵疲。晝戰。變出不意。狼狽委糧。仗而走。翌日。藤堂氏來攻。聞井伊氏大敗。引退。藤堂氏將遺書諭曰。天下孰不知諸君赤心勤王。若投兵來降。奏狀請生。真金書答曰。姦徒矯旨。天下之所切齒。盡戮力義士。盡勤王之實。中川親王遣人諭十津川豪族。叡旨所在。衆相告逃散。人無守心。忠光知不可爲。集衆訣別曰。天涯地角。唯其所去。請生死相俱者四十餘人。將踰熊野出新宮。緣藤葛攀崖壁。夜至大峯絕頂。候木本尾鷲。紀兵伐樹塞路。列營嚴備。乃轉路山谷間。關出河內宿白川。衆疲憊不能步。休兩日。藤堂氏令村民曰。舍浪徒及供使役者悉

關間崎嶇可想

安達曰。侍從驍勇。絕倫。長州攘夷。立砲臺上。彈丸穿衣。而不動。此役率先。舉兵。又能脫虎口。西走。憤不自朝政。

刑衆大恐。空舍出避。諸士昇病傷。夜踰山嶺。至伯母谷。曰。彥根藩兵屯和田。距此一里。乃撰壯者爲先鋒。冒進至和田。村丁群集。不見一敵。脅迫令擔戎具。輕進里許。已暮。見二農夫。知爲敵候。脅爲行導。至鷲鹿口。間道登小埠。下瞰敵兵。一隊篝火就途。一隊陣山下發砲。更隔數町。篝火點綴。是爲本營。乃以天誅二字爲暗號。疾呼衝本營。營兵四出。殘卒僅六七十名。急遽發砲。短兵已薄。衆固苦無死所。縱橫衝突。殺敵略盡。忠光與左右五人挺進。僵二人。傷八人。繞出營背。前後夾擊。餘兵散走。乃放火民家。候卒言。紀兵距此半里。篝火嚴守。乘暗散走。可期萬一。少延遲則無

隆赫而沒

河野曰學談者言
小結學左傳君子
曰者

全理松本藤本病傷不能步奮激自刃餘或自屠或
就擒忠光從七人穿林莽攀險峻晝伏夜行間關經
三和櫻井出大坂從池內藏太一人投毛利氏邸逮
卒擁門邸人答曰不知私命舟遁長州自浮浪舉事
至此四十日紀州藤堂彥根三大藩多匹士衆僅致
蕩平談者皆壯浮浪所爲而嘲三藩兵無能爲矣平
野國臣歸自五條廟議一變六卿西奔國臣亦在罪
籍中乃與同志西走投長州說三條卿以舉兵應大
和不可澤宣嘉奮曰豈可不贊志士義舉乎國臣與
美玉三平堀義則仙田正弘戶原繼明白石廉作小
田村信一等奉澤卿航至播磨會大和軍敗事不可

志士志操

爲國臣不欲變初心入但馬襲生野代官舍略金穀
集徒衆草檄鳴幕府要朝廷矯勅旨斥正議公卿罰
勤王諸藩之罪國臣有大節水戶長州諸士相傳會
集立得百餘人一舉略生野出石姬路龍野豐岡諸
藩合兵來討國臣奉宣嘉妙見山挺身格鬪銃丸中
腰大息曰可以死囑宣嘉田岡高橋二人遁伊豫十
月十三日軍敗美玉堀以下或戰死或自屠國臣爲
出石藩所擒護送京獄翌年長兵犯闕幕吏虞勤王
諸士內應斬國臣以下三十三人

安達曰奎堂振衣
之親友此篇殆司
馬遷傳李陵者唯

世傳南山日記曰松本奎堂撰奎堂自刃鷺鹿口
此書叙忠光入大坂蓋以奎堂有文名托名而已

卷首記舉兵本旨曰。朝廷責幕府以攘夷。擢一橋
越前二氏輔佐將軍。而二氏不奉攘夷之命。幸天
未絕我命。聖上赫怒。以攘夷大義。誓天地。廿四卿
確持正議。毛利氏與四方志士。盡力國家。贊成親
征大策。聖上嘉納。頒告進鳳駕會天下義士於春
日社。議攻取之略。奏回天之偉業。在此一舉。而中
川親王持異論。辭鎮西將軍。一條二條德大寺諸
卿亦多構異同。姦慝乘時。叢旨中沮。事至此極。臣
等恐皇威不立。正氣不振。遂至率天下陷夷狄術
中。且太平三百文恬武熙。士氣掃地。自非用干戈
疎動天下。則國論不可得而一焉。國脉不可得而

此當時浮浪持論

維持焉。臣等不自量。糾合同志。唱大義於天下。爲
攘夷先鋒矣。中山忠光臨發。與三條東久世烏丸
諸卿書曰。幕府違勅不一而足。朝恩寬大。不問其
罪。彼愈爲得計。其所上言。書辭悖逆。所謂是可忍
也。孰不可忍也者。臣等不禁憤悶。與同志謀義舉。
有日。會詔旨親征。頒告中外。實爲千歲一時。綸言
一出。空論無用。臣將途出攝泉。行募義徒。赴南都
奉迎龍駕。機事尙密。用兵要神速。今已頒告親征。
宜卽日進鳳駕。若遷延度日。奸徒乘機。巧弄唇吻。
以枉聖旨。則大機一失。百事瓦解。賊臣跋扈。外夷
猖獗。神州陸沈。而諸君立廟堂。參樞要。無可復遁。

河野曰鹿門常云余有一負死友者不一游大和吊浮浪遺跡建一豐碑於鹿鹿口表堂堂之義烈也今有此一篇備揭奎堂心事不負死友者

罪于天下後世也。觀此二書可知當時浮浪之志也。或謂此輩剽略城邑殺戮無辜破瓦畫墁無一所益謂之吾志在勤王可乎。嗚呼此因成敗而立論者。顧他日薩長諸士謀王政復古若使是事不幸中敗則天下又將笑其破瓦畫墁無一所益。況此時廟議一決頒告親征而此輩投死地以振起士氣宣揚皇威爲己任略其終而原其始恕其迹而取其志則此舉及筑波浪徒固將在識者所贊歎稱揚也。

訂尊攘紀事補遺卷四

宮城縣 岡千仞振衣撰

水戸浮浪遁圍西上

十月廿二日諸士通姦徒者皆出降。幕軍乘機齊進火起四方。武田山國以下殊死奮鬪。衝重圍而遁出。黑澤本間尼子飯田諸人死之。諸生隊扼大宮。以七大砲進擊走之。筑波湊小川潮來諸隊來會。衆猶千餘人。曰猶可爲也。次大子村。諸生隊據山嶺砲擊武田率一隊仰攻。岡部貞治死之。乃退。衆相議曰。吾曹將勦絕醜虜以成先君之遺志。不幸爲姦黨所陷。得罪天下。事至此。唯有西上。因一橋公訴情事朝廷而

安達曰除姦黨是主掃外夷是客至此愈無名義之可歸

小藩無足賴。比比皆是也。

已分全隊爲五隊。田丸山岡藤田井田諸人各統一隊。乃推武田爲總督。出下野川上。村民空舍而避。黑羽藩兵二百人。倒木石塞道路以待。砲戰敗走。轉出蘆野。發使告情邑主。不敢防。至越堀。幕軍遁走。大田原藩使來告曰。小藩寡兵。固無抗諸君之力。唯諸君出城下。乃寡君死期至也。衆義之。閒道經那須野。出日光道。村民恐怖。供張以待。至木崎。安部氏兵守焉。曰。不得通一兵。衆嚴隊而進。守兵辟易。旣去里許。自後發砲。至本庄。發使告情吉井藩。不敢支吾。次下仁田。平明高崎藩兵來襲。衆皆甲冑。井田一見曰。易與也。以廿七人衝突。全隊繼進。敵死者六七十名。一軍

是時尾藩不出。兵何故。

奔潰。乘勝而進。藩兵墜橋。自山上發砲。山岡桴鼓。亂流而進。藩兵知勢不敵。放火而退。踰荒船山。出于望月。松本藩兵退保和田嶺。翌日踰嶺至豐橋。松本諏訪二藩兵凡二千。僵木石斷澗橋。列營五所以待。挾澗砲戰。勝敗未決。武田魁助潛兵攀山巔。砲擊其橫。敵駭顧。本隊得勢。呐喊竝進。二藩兵大敗。已夜。躡尾冒進。至下諏訪。捕獲無算。轉出伊奈。發使飯田藩。藩導由間道。除街盛沙。供待頗盛。過清內寺關。邏卒避遁。出木曾道。此地屬尾張藩。驛吏出接。禮意殷勤。過鶉沼。距犬山城半里。不復出一兵。度鄉土川。大垣藩兵守揖斐。轉出長峯山。險不通車馬。凡百器仗。每人

安達曰一橋氏獨不思從耕雲字上京之時乎

負擔出大河原更踰一山險曰蠅嶺此爲濃越國疆戎器以外悉投溪谷負病傷者閒關出黑遠土大野藩火民家倒巨木以防時方嚴冬積雪滿山衆皆露次凍飢交逼日行二三里達今庄彥根藩兵退屯府中先是一橋氏得警大驚上奏曰浮浪蔑天憲橫行至此臣罪也請親出征討與弟昭武率會桑以下各藩兵在京者出次疋田大垣彥根越前三藩兵爲先鋒命加賀藩夾攻賀藩大兵陣新保四面皆敵進退維谷使告曰臣等奉先君攘夷之遺訓常恐失墜爲姦黨市川朝比奈諸人所陷蒙幕府之譴無由雪冤一橋公實先君寵子而寡君貴介弟將上京訴微忱

投戈歸誠將何爲唯不抗一橋氏先鋒猶是赤心

請爲臣等開道曰本藩受一橋氏之命守此衆始知一橋氏將大兵出討曰我輩素志將明大義於天下耀皇威於海外也而區區本志未明徒蒙亂名而今一橋公統軍征討此投戈歸誠之時宜表誠軍門委死生之命衆或曰大炊公以本藩支族蒙鎮撫台命而猶不免坐蹈覆轍不如百戰力盡而死武田不可諸軍門陳狀曰市川佐藤朝比奈三臣實爲逆臣結城寅壽殘黨率諸生輩構非圖謁中納言公誣罔百端遂黜藩宰代之布列其黨要官從腹心五六十人徘徊殿中以暴威脅一藩正生列老職深恐逆黨跋扈遂忽攘夷之勅命得罪天朝與同志東上幕府設

關不入。留八日得始入上邸。陳狀中納言公。三姦得罪東歸。衛城門築壘壁。以爲戰備。國內騷擾。幕府奉宗藩大炊公往鎮。正生奉故左衛門神主從之。奸徒悍然發砲以抗。諸士遠近來保。正生輔大炊公次湊館延賓閣。奸徒戮力幕兵。戰爭日夜。大炊公爲其所誘殺。至十月偽誘諸士內應。乃與田丸山國以下出圍。將西上訴冤一橋公。途戰于下仁田和田嶺。始不知何敵。後聞捕虜言。知其爲某某藩。臣等心事非有他志。伏請大藩照察微衷。永原甚一深感其義。周旋備至。一橋氏以其迹涉亂逆。却之。乃請降曰。臣等誤抗幕府。又騷擾沿道諸藩。犯法觸憲。爲罪不細。謹歸

小野曰。永原義士。誓欲救諸士死。以之得罪。自刃。真爲可嘉。

河野曰。憤露其外。一讀有餘痛。

小野曰。却之拘之。斬之流之者。一橋氏也。而處分之者。誰歟。原中宣專任此事。叶鳴殘人哉。不得其死。宜矣。

命轅門。旣分萬死。亦復何言。唯素志在憤亂賊慨家國而死。蒙流賊污名。大藩少賜照諒。命錮加藩。藩兵護至敦賀。收刀槍武器。館本勝寺。衆凡八百二十三人。待遇優倥。命彦根福井小濱三藩。悉捕下獄。因備二藩請命諸士攘夷先鋒。令立功自償。不報。翌年正月十五日。參政田沼代傳幕命。斬武田藤田以下三百五十二人。流百三十六人。朝比奈黨又收武田田丸山國諸人子女在水戶者。無少長處斬。因藩安達清風深傷武田絕嗣。謀永原匿其幼子源五。後大政維新。正黨在京者。奉勅東下。討朝比奈佐藤市川以下。正姦黨爭二十年。烈公所素養文武人才死亡略

河野曰振衣常舉
此事語人曰余行
天下得耕雲此一
禮足少自矜

盡。

此前年余以事赴江戶。訪武田耕雲。延余上座。曰
余耳熟子名。常以不相見爲憾。是時一橋氏東下。
日議攘夷。有勅再上。余因問曰。先生亦能陪一橋
公乎。耕雲正色曰。余昨奉勅陪一橋氏於京師。與
在京諸藩士奔走日夜。刻攘夷期日。奉藩主東還。
誓贊幕府攘醜虜。而今無狀如此。何顏西上前日。
見一橋公辭曰。公欲臣再上。盍斷臣白髮頭顱。以
謝罪闕下。耕雲決死也。久矣。事至此。固有不得不
然者也。此役旁近諸藩出兵征討。我藩亦有出援
之命。余屢見藩宰。論無征討之理。藩主上書辭之。

小野曰。萬兵力
用之攘夷。則大有
可爲。今用之水戶
及長州幕府失策。
何至如此。

錄于此。曰幕府已奉掃攘之命。而因循時月。無一
所爲。故水戶藩士慷慨奮激。至互構干戈。幕府果
能大舉掃攘。則此輩奮躍。致命於鋒鏑。此公侯之
干城者。此輩雖火人家。掠金穀。迹涉亂逆。原其始
心。皆重國體。誓尊攘之大義者。名義所在。縱令奏
勦絕之功。隨滅隨起。爭亂益甚。且浮浪嘯集。幕府
出兵征討。此以石壓卵者。而更命與羽諸藩應援。此
坐損威名也。此雖細故。頗關大體。故正言不諱。請諸
老再思。幕府不復強會家茂西征。命我藩衛江戶城。

竹內小出出使俄國論唐太疆界。

牟朗氏來使以後。俄人陸續南徙。其勢駸駸。函館鎮臺屢論不及。今劃疆界。坐爲彼所有。會竹內野州松本石州使歐土列國。請延兵庫開港期。乃命逼俄國劃唐太疆界。文久二年七月至俄。呈國書。宰臣伊克知由布出接。問唐太土人自稱愛儂何謂。一人曰。土人稱來如此。不知何謂。伊克氏曰。發檢此島。實爲俄國。漢土人命此島曰薩哈連。舊圖陸接西伯里。今也地勢一變。環島可通舟船。滿人往來漁獵。未曾服貴國政令。故曩發牟朗氏。請劃海峽爲疆。二人曰。唐太占連黑人種屬滿州。愛儂人種屬日本。伊克氏曰。占連黑即滿州人種。愛儂爲千島人種。此二種容貌言

鈴木曰。林子平圖亦有所原歟。

安達曰。伊克氏語氣迫逼。固矣。然彼眼無日本。故然。

語判然不同。皆自北而南遷者。貴國書曰。自北而南易。自南而北難者。是也。二人曰。國書所稱。言人情移暖地則易。移寒地則難。不及今定疆界。則貴國人民南遷者日衆也。弊國深恐彼此混居。漸生爭隙。以害兩國親睦之本旨。五十度以南。日本政令之所及。故欲以此地爲疆界也。伊克氏曰。往年我邦發檢唐太以其民專營漁獵。日逼凍饑。故發吏民撫卹之。以惡疫流行。徹歸。當時不見一人。二人曰。爾時屬松前藩治之。故忽撫卹也。八年前收爲公領。置吏胥布政令。伊克氏出輿地圖。指示滿州沿海曰。俄國版圖亘卅五萬里。固不欲爭。叢爾海島唯不可無。故割土域

俄人何愚人之甚也。
河野曰非愚人老練也。

俄國接漢土固涉東洋地勢滿州沿海二百年前皆屬俄國以其僻遠徹兵衛竟為清國所并前年與清國論爭復此土蝦夷人自稱曰愛儂蓋此地邊鄙不多接外人外人問其名自稱曰愛儂愛儂猶言人敢問唐太何義二人陳不知伊克氏曰使唐太為日本疆域豈有不知唐太為何義之理乎二人默然伊克氏曰欲完四隣信義無若因天然山海形勢為疆域俄與清國接壤亘千百未嘗爭疆界者無他因天然山河形勢而為之界限也唐太最爾孤島以五十五度劃疆界則牛馬風逸爭論不斷勢將至用干戈故切欲以唐太宗谷中間海峽為疆界二人曰南半島

以下田條約為一條道路彼有謀

屬我記載歷歷豈可無故付他國乎曰日人往來此地為四五十年來之事上人亦自稱滿州屬地且此地屬貴國往年我置屯兵何故不誰何曰此地極寒戌人春往秋歸貴國發兵會其徹歸也往年貴國人入久春古丹火官舍掠財貨是時貴國以無故寇隣國罰是輩貴國固認此地為日本也曰我邦舊記具在此入得撫擇捉也曰前寇得撫擇捉後寇久春古丹曰此事既往不足以為證屢請海峽為疆界將以完兩國隣交也若以半島為疆則彼此紛爭勢不得不開兩國釁隙不若姑固下田條約以全懇親本旨也二人曰我邦固不强人土為己土幌古丹以南

舉眼前事爲證辯得極巧

我政令所及此地實爲五十度。不特我邦記載可徵。萬國輿地圖皆以五十度爲日俄疆界。頃者觀草木園地球圖亦以五十度以南爲日本。是雖貴國以五十度爲日俄疆域也。曰龍動刊行圖以滿州爲英屬。若使英人舉是爲證。滿人豈肯之乎。此地地理家所未搜索。我國檢出亦爲近年之事。布氏奉使命始論疆界。已無疆界。坊間播行地圖以誤傳誤。特屬無謂。二人曰。癸國命仙臺會津南部秋田四藩。成是地方。今國人屢殺害外人。貴國所知彼此雜居。交以兵隊。竊恐一旦事故。開兩國大隙。曰貴國雖蝦夷內部。又不置兵。今越海峽。戍唐太。別有所慮乎。曰松前藩忽

此殆暗喻止兒啼者

何甚。學川路。田應接者。

防禦。故爲貴國所乘。其置兵備他盜也。二人論難連日。伊克氏不敢屈說。曰水自水。油自油。使者所論將變水爲油。豈可屈從乎。唯二君踰萬里達國命。不可無所報。來年發全權使臣於函館。貴國使臣至尼加刺伊斯。就實際而論定。唯我已設兵營久春內。此地四十八度。不得以五十度爲疆。二人曰。大野藩士開鵜城。鵜城在久春內以北。按檢實地。就五十度內外而劃域。曰此事在委任使臣所爲。次會伊克氏指坐中一人曰。此名盧多廼志計。久住唐太。能知事情。其人進出曰。小人陳實。二君不得掩飾。唐太空島之義。久春古丹以北。日人絕迹。六七年來。貴國始發遣吏

鈴不曰彼亦未竟
完無辭也

發言恐中宣
國有人者

人此全出于貴國欲開國疆乎將出于恐唐太歸外國乎二人曰日來政府以松前藩忽屬地收其地施政令牟朗氏危其無兵備故新命四藩戍之曰貴國逼土人令自證為日屬特屬無謂貴國開鵜城在訂約以後約曰唐太不分疆界事仍舊貫今貴國移民比土我不得不南移以報之貴國不踐條約勢不得不繫軍艦於久春古丹二人不肯答謂伊克氏曰明年發使果出于諒我二人所論乎曰前年牟朗氏請以海峽為疆貴國不可今二君請以五十度為疆俄帝不允此所以發使臣按驗實地也二人以此事復命三年七月俄領事告曰西伯里督將加佐計宇伊

河野曰此輩
如虎

知受國命見貴國重官議定疆界請導貴國使臣至尼加刺伊斯會伐長事興國內騷擾不果發使四年領事告加佐氏待使臣不至歸國慶應元年俄男女百餘名移往久春古丹築壘壁列大砲吏詰之曰受國命移住英人覬覦此地不可不備富內奈與盧白渚三處四樹標木測量地理規畫漸大小出新藤二氏上書曰不及今發使論決疆界事愈不可為外國奉行議曰唐太北陞一離島地圖以五十度劃日俄疆界皆據臆見者我以人種同異地勢向背為說皆不足以服彼我自暖地而就寒地人情之所不欲彼自寒地而就暖地人情所樂為况彼兵威強盛英法

此虎狼磨牙而待者

之所畏而今挾暴威加我我無復如之何唯置之不問彼愈肆然蠶食不得不開釁端往者遣竹內野州彼曰已置兵久春丹久春丹在五十九度以南若割久春內以北據山河形勢劃疆界可以少免侵略也慶應二年命小出和州石川駿州出使俄十二月詣俄呈國書重臣斯地列蒙接見曰曩發全權使臣期貴國使臣於尼加刺伊斯貴國食約五年於今歐土各國公法罰不復約者我邦重隣誼故不敢論是事和州謝曰國內亂起遂失大信乃稱國命論唐太疆界斯地氏曰唐太爲我安卒爾鎮府對岸若爲他國所奪安卒爾以西皆被寇害切欲貴國舉唐太付我和

此先奪便膽者

鈴木曰彼始發布氏已議及此事經十數年始開口謀亦遠矣

州曰此土未分疆界貴國肆置兵隊此蔑如樊國也若外人來侵樊國固將盡國力防禦斯地氏曰此地一歸外人爲樊國大害故俄帝嚮遣卒朗氏請以宗谷海峽爲疆而貴國不肯請以得撫以東諸島易唐太和州曰文化年間貴國罰亂民擅寇唐太此明以唐太爲日本也布氏國書明記唐太南岸屬日本而卒朗氏所請求前後反覆天下豈有此理俄帝仁德萬國之所稱豈事騁詭辯略人土乎斯地氏曰貴國不欲彼此雜居故樊國請割得撫諸島易此土耳和州曰往發使臣請以五十九度爲疆界貴國以久春內在五十九度以南不敢許請原是言以久春內劃疆界

侮蔑至此豈有國體乎而我無一軍艦二巨砲可以敵彼和州佛然亦徒長彼侮耳噫

安達曰此言非不快唯和州奉專對之命豈可輕發如此乎

曰唐太不劃疆界外人侵略俄兵防禦疆界一劃則外人侵略俄無可防禦久春內以南歸外人永爲我患譬猶香港香港爲俄清雜居之地豈無故付英人乎和州佛然曰貴國以香港例我唐太此將據唐太略我蝦夷全島乎斯地氏變色問其說曰往日貴國無故入對州何故曰將修敗艦也俄國豈肯略人國乎和州曰世皆謂貴國略奪漢土北疆曰此地舊屬俄故告清國復之備有盟誓文書曰貴國逼我略唐太亦必曰非奪略備有盟誓文書斯地氏佛然曰何爾不禮次會和州稱病駿州代接曰有二族同居者其一欲踞其一欲坐意見不合動相論爭於是相陋

如譯戰國策

其得極巧

屋移一族此豈人情乎若就所居設障壁各有其半則二族各適其願長莫相爭斯地氏曰高說似而未爲得有二族共庭園者一族不能有其居舉所居付他人則大害庭園有二入共一衣者以其不便剪爲兩片則二人皆失其用若裁一衣使二人各有一衣則各受其用和州會見五次反覆論難遂不得要領乃曰貴國謂弊國微弱不足有唐太故不肯分界僕輩二人萬里奉使命不可以此言復斯地氏曰我邦發使兩次皆不得要領而還今也俄帝諒二君之誠懇欲以得撫諸島代唐太此所以厚貴國俄帝一決於此不可復移動若貴國不肯有仍布氏舊約而已

乃訂雜居盟約三條而還。

自一千九百一十一年而立論讀者不可無此識。

振衣與入腹萬卷脚通千里故其論東北形勢歷歷

余游北海道過後志望後方羊蹄山磅礴于天半。慨然曰。阿部比羅夫率舟師八百。征服蝦夷。置戍于此。此後田村將軍北伐。至陸奧建碑。題曰日本中央。當時王略東及千島。北窮地樞。然則陸奧爲全國中央也。必矣。當時王略之盛。可以類推也。此後皇德漸衰。東陞叛服無常。源氏父子之北伐。九年于前。三年于後。爲勞亦甚。而朝廷爲私鬪。不賞其功。藤原氏以源氏裨將。三世主其土。私其征稅。略其國土。而朝廷利其賄。許其爲鎮守府將軍。陸奧之爲中央。猶胡越不相關者。然況於距陸奧千

如視掌紋。

河野曰。此振衣詩所詠。梅翁巨眼猶瞻瞻者。真不知義公何心者。

百里者乎。是後源賴朝以一切詐術。籠絡天下。姦雄交起。爭亂無已。至德川氏瓜分國內。世襲封土。舉蝦夷全島委蠣崎氏。漠然付不問。及一朝俄使論疆。以區區口舌。爭漠付不問者。爲我疆土。亦不可得也。抑德川義公慨國體不立。名分不明。聘一代名儒。撰日本史。而編入蝦夷外國傳。與肅慎靺鞨並列。而當時史官無一論駁之。書成上進朝廷。嘉賞其勞。不復聞一朝貴論其失體。此天下萬目。皆以蝦夷爲外國。無異論也。吾以外國視蝦夷。彼以外國視蝦夷。此所謂吾自壞。而後人壞之者。固莫恠彼狡焉爭爲版圖外之地也。意北海全道除

松前函館以外。皆稱為蝦夷者。今也朝廷雖置縣設政。莽蒼原野。渺亘全道。而國人不甚吝其地。猶外國視之者然。余恐俄所朶頤。不特止唐太一島也。今論國家急務者。以唐太為殷鑒可也。

姚志梁曰。俄雖大國。無形便之海口。嘗欲得地中海。于西又欲得波斯海。于南而皆不遂。于是轉謀權大干東。蓋其不得西南兩口者。猶秦之不能出潼關武關也。不有權大。則亦可往來東西洋。猶秦之開通蜀道。可以下

俄既不得志於土耳其。以其國僻在北偏。不得爭衡于英法。慨然西之舍。而東之圖。溯黑龍江五十里。置府于尼加刺伊斯。而其地沍寒冰凍。物產不殖。海漕不便。於是求可輻輳船舶。運漕物貨。以開一大都府者。以唐太斗出大海。東南海岸。風波隱熨。為天然良港。以為可開都府。以形勢雄視東洋。

巫岐而開中原矣。將來五洲之變。其端矣乎。此乎。非僅日本一國之關係也。

唇齒之憂。論得確實。

諸國此俄之所以乘我無備。吶喝百方。運取唐太之策也。此後逼漢土。取滿州沿海。朝鮮以北。悉屬俄領。其開烏刺惹斯德克為太府。豈非以唐太偏東北。非爭衡之地之故乎。此所領愈大。而所圖更大者。夫俄英法之所畏。而彼據富強之勢。形勝之地。西之舍。而東之圖。是東洋大局一變者矣。而東洋各國獨立。抗彼勢者。除愛親覺羅氏以外。獨有朝鮮耳。獨有日本耳。而愛親覺羅氏已不競。而我與朝鮮一小偏土。彼陸通鐵路。海浮鐵艦。南窺燕雲之背。東南逼朝鮮。及我國之腸腹。東洋諸國之多事。始于此矣。往歲俄人繫軍艦于對馬。幕吏請

英國公使諭去。英使語人曰。彼西伯里爲根據。逼日本併蝦夷。以大艦巨砲。逞其所欲爲。則雖英法無如之何者。經十年之後。豈以我輩言爲意乎。噫。亦危矣。

坂本龍馬和薩長二藩

河野曰。欲紀龍馬先紀土藩文章之變態。其實龍馬所以紀土藩也。

繼薩長二藩而盡力王事者。爲山內氏。山內氏藩于南海。人重節義。士人奮起。死于國事者。武市間崎。平井吉村。望月伊藤。能瀨清岡諸人。皆卓卓可紀。而和薩長兩藩戮力國事者。實出于坂本龍馬也。島津氏之入京。浮浪四募同志。龍馬慨然上京。至則浮浪謀

能著眼于此浮浪中第一流

已敗。乃游江戶。學劍千葉氏。後從勝房州。聞其說海外大勢。始悟攘夷之爲陋。見奔走四方。爲浮浪之所宗。意以爲薩長勢力動天下。若和此兩藩使之戮力協心。以翼王家。則皇運可挽回也。是時尾張氏討毛利氏。以三宰伏罪。返兵高杉。晉作不服。起兵討俗論。黨專修戰守之策。龍馬曰。此可以說也。往見小松大久保。西鄉三氏。曰。我邦雖小。地靈人傑。可與萬國並立。而幕府統御無法。各藩各懷異心。土崩瓦解。亂勢已成。若貴藩解憾毛利氏。左提右挈。以謀天下之事。則我邦獨立之大本可立也。不然則國內四分五裂。英佛諸強國磨牙乘隙。則行踏印度波蘭之轍而已。

說得中緊處得不
大笑首肯

不可爲皇國寒心乎。三氏曰：此固我輩所憂念。於是告藩主先釋捕虜，賜物遣歸，將發使通好。難其發言，龍馬奮曰：余請任是事。乃赴長州，見木戶孝允，說薩藩。孝允告旨藩主，會諸臣議。晉作固持不可。龍馬往見曰：貴藩已和歐米各國，而獨難薩藩，此親異類殊俗而疎同胞兄弟也。晉作大笑首肯。已而黑田大山二氏奉藩命來使，見藩主父子。藩主亦私遣木戶品川二氏見小松大久保諸子。二藩交誼日密。而幕府未之知，爭非尾張氏之反兵。尋將軍大舉親討薩藩，上書論伐，長之無名。幕吏始知爲其所謀。此時龍馬變姓名舍伏見，幕吏發卒圍舍，龍馬短銃射殺超隣。

此風聲鶴唳皆敵者

屋遁去。龍馬從勝房州講海軍術，觀紀伊彦根諸藩進兵防長，日急將募浮浪編海軍。爲長藩一臂。是時浮浪在長藩者，借薩藩名購求軍艦，標薩藩旗章，繫赤馬關。長藩將置將帥，浮浪不服。龍馬至，乃責近藤袒私附長藩，令自殺，代督其衆。六月幕府艦隊來伐大島，龍馬授策晉作，乘曉霧馳漁艦，出艦隊中間，縱橫砲擊，艦將失措。比具成，徐徐西走。將追擊，艦將固疑薩藩助戰，止之曰：此薩人所誘，若暴進必陷彼計。晉作攻小倉，頗難。幕府艦隊而龍馬督海軍，扼赤馬咽喉，親當富士迅動鳳翔，回天四艦連日烈戰，未嘗取敗。小倉已陷，小笠原總督不知所爲，乘富士艦走。

安達曰土與藩
並稱非偶然

長崎龍馬名震于一方。先是土藩將興海軍。命後藤象次往來長崎。購求汽艦。見龍馬論時事。大悅。龍馬亦以土藩爲父母之邦。請以所率軍艦聽命。象次說藩公聽之。於是併督土藩諸艦。稱海援隊。先是中岡慎太亦團結浮浪。謀援長藩。又同龍馬以所督聽命。稱陸援隊。藩子弟往往入隊。勢日強盛。土藩傾國力。編兵。勢與薩長抗。一日龍馬駛汽艦。過水島灘。時方暗夜。衝突紀藩汽艦。毀機關沈沒。衆皆移乘紀艦。龍馬直投舷燈。逼艦將責其犯航海規則。共至長崎。訴鎮臺。紀藩爲幕府宗藩。不敢判。適土艦至自上海。乃正砲。準對紀艦。如將戰者。書告鎮臺曰。艦兵憤公判。

此輩終在暗中
而不自知者

因循爲羣。脫藩至爲可虞。鎮臺恐其生變。令紀藩出贖金。幕府征長。無功。威望掃地。薩長二藩約大舉除梗。王命者。龍馬往來二藩之間。與聞密謀。乃購得洋銃二千。此歲九月歸土佐。獻火器。說藩主連謀二藩。諸士泄聞此事。爭理戎具。勢不可壓抑。是時藩主遣後藤象次。建白復古王政。不敢動。龍馬乃與中岡慎太上京。是時慶喜上表。請復政權。會在京諸藩士告旨。特引見小松後藤二人。有所諮問。後數日永井主水召後藤。諭慶喜旨曰。德川氏辭世職。就藩列。勢有難行者。後藤佛然曰。吾藩爲德川氏謀至矣。而猶不覺悟者何也。先是長藩先隊進屯三田尻。待報。疑其

當時公卿侯伯在
權要者皆皆
也安得不階亂

有變廣澤品川二氏馳至與薩土二藩謀曰有大舉
除梗命者而已乃奉密勅約期日同發歸藩是時會
桑以下逼二條關白曰朝廷倉卒廢將軍浮浪陪臣
橫行于殿陛之上而朝廷無寸兵尺鐵何以制其暴
橫關白頗惑之象次往見曰天下將歸一而殿下在
中持異議殿下不聞乎才谷梅次爲浪徒巨魁曩臣
奉藩旨見將軍梅次誠臣曰若將軍不可復古之議
則足下自及殿前僕要途刺將軍此輩泄聞殿下持
異議則怒如烈火臣爲殿下危之關白顏色如土曰
敢不奉教無幾勅允慶喜之請才谷梅次龍馬變名
也一日中岡過龍馬有所謀有三人通名求見僕入

行命三人尾而入亂斫龍馬中岡二人傷重遂死是
爲十月十五日中岡亦慷慨義士訂交浮浪屢游鎮
西盡力於國事其督陸援隊一時與龍馬並稱撥亂
事業十成八九而同僵于刺客衆皆悼惜

余曩刻正篇岩倉右大臣公以其叙幕府奉還大
政未悉召余親說當時事且曰坂本龍馬說薩長
釋憾大功于國家而不片語及之特爲可憾蓋余
草正篇急于成書多所闕略且復古顛末諸家記
述未出故歷舉土藩建白及坊間所傳序槩略因
請命侍臣筆錄公諾之無幾公病薨適土人濱田
源爲余說龍馬履歷頗悉因舉梗槩草此篇嗚呼

河野曰此篇以想
像推論成篇却親
切事實此亦胸有
一定算而下筆者

龍馬說薩長大功於天下。固如右大臣公所稱。然
而余追考當時參之所聞。薩藩宿謀固如此也。蓋
薩長二藩先天下上京。爲朝廷畫策。東西牧伯。仿
其所爲。朝綱一振。皇威日隆。此爲朝廷股肱。贊盛
事者。二藩豈有所挾于其心乎。唯薩因中川宮長
因三條卿。薩主綏撫。長主拒絕。薩閉關謝浮浪。長
傾意集浮浪。遂至兩雄不容。漸構釁隙。親征之中
止。薩藩助會桑。逐六卿。禁長人入京。三宰之犯闕。
薩兵助幕府。逆擊平之。當時浮浪稱曰。薩賊會姦。
薩盡力王事。豈有意助幕府乎。且幕府之不可助
也久矣。唯幕府積威百年。勢不得不以漸親征中

止。詔召將軍。薩人草詔書曰。毛利氏暴臣。愚弄其
主。彼毛利氏盡力王事。亦至。而一朝頒是詔。此非
三宰憤激。所以決犯闕之舉乎。而名義不立。喋血
輦下。三宰僅以身免。一藩怨氣鬱結。果爲如何。於
是隆盛意謂時至矣。單身往來防藝之間。說尾張
氏以誅三宰。以是爲名。反旆而長人怨次骨髓。其
削封土廢父子。彼有死而不爲也。如此則毛利氏
服罪有名而無實。會桑以下固不平。尾張氏之反
兵。其勢不得不興。再討之兵。嗚呼。幕府致亡。勢誘
形導。猶良平策劉項者然。安知非大久保西鄉諸
人審圖熟謀。胸有一定成算。而後下手乎。余聞之

議論始有歸宿

佐田白茅隆盛謀鎮西四藩置六卿太宰府語人曰三條卿風牟英爽此爲他日大臣者然則薩長連謀唱義天下隆盛固已決策於此時也龍馬以一浮浪出入于百死之地協合義徒揣摩時勢固已雄矣然而使西鄉大久保諸人無此宿謀安能合兩雄藩于一掉舌之下乎此時板倉閣老召大久保懇懇諭出兵利通僞聾爲朝旨討幕府者愕然答曰幕府雖有罪可計情誼所不忍然而朝旨至重不敢不告寡君閣老大聲辨誤利通故爲不解而退幕府政令槩成是輩爲薩長諸藩之所謀也久矣

幕府奉還大政朝廷置三職議德川氏處分

幕府陸軍潰于久坂坂石川不守海軍衝赤馬關不克小倉尋陷會將軍家茂薨慶喜嗣立托喪休戰毛利氏威名震于天下先是薩藩通毛利氏將有所大爲薩藩曩依中川親王拒長藩親王始無定見小松大久保物色公卿可與有爲者無若岩倉前中將是時前中將落飾歸佛獨處北山深自韜晦小松大久保暮夜往來計畫大事近衛內大臣爲島津氏世戚利通唯戒其務持大體莫爲群議所怵而密算秘策多就前中將而決至是謀前中將取藩主旨赴長州

河野曰蛟龍得雲
雨果非池中之物

安達曰二藩猶未
敵況二藩全舉乎

見慶親父子。說曰。天下紛亂至此。皆幕府之罪也。請奉朝命。兩藩大舉。鳴幕府之罪。一掃僭亂國體。以建百世不拔之皇基。慶親曰。此固寡人之所欲。退見木戶廣澤品川以下。熟議藝藩亦請効力。方略一定。上京復命。廣澤品川尋至。因中御門中納言中山前大納言正親町三條前大納言。奏兩藩情實。先是土藩與薩尾越四藩。建議復古王政。慶喜亦察知大勢所趨。十月十四日。上表請奉還政權。會桑以下諸第諸臣固執不可。慶喜惑之。前中將曰。此天下難事。非空論所能濟。因中御門中山正親町三條諸卿密奏。降內勅薩長二藩曰。各率兵三千上京。西鄉大久保廣

抑亦急矣

澤品川以下連署奉命曰。辱領宸旨。卑賤陪臣。不勝感激。馳告寡君。闔藩大舉。誓天地安宸襟。四人星馳傳旨其藩。且曰。天下屬目我二藩。非忠誠心事感動天地。則不能奏回天之功。區區利害得失。不足顧慮也。是月十六日制允將軍請曰。列侯衆議處分。詔召列侯。既而薩大兵入京。未有所爲。長藩二大隊至西宮。薩土諸藩曰。可。十二月八日。赦太宰府六卿毛利父子及岩倉久我十種諸卿之罪。是日慶喜與會桑以下。會議殿上。達曉已退。傳令免會桑以下衛兵。以薩藝尾二藩代之。勅廢公武門閥資格。罷攝政關白。傳奏議奏將軍守護所司代。置總裁議定參與三職。

詔旨簡該自是興王之氣象

聽庶政有栖川親王爲總裁御室山階兩親王中山正親町三條中御門三卿及薩尾藝越土五侯爲議定大原萬里小路長谷岩倉橋本五卿及薩尾越土藝五藩士爲參與詔曰癸丑以來國家多難先帝憂勞天下所知今也大權歸朝廷大小庶政一決于公議與天下更始即日會三職議德川氏處分尾越土三侯曰召慶喜班議定首座岩倉卿與薩侯固執不可命尾越二侯諭慶喜辭內大臣納封額若干供政府之用慶喜請物議稍定大久保西鄉諸子恐朝議因循誤大機書陳曰一掃二百年太平舊習建萬古不拔之皇基非用干戈一新天下之耳目則不可也

此確論唯苦用兵無名耳

戰之爲難事固也而僅置三職議決大政將以是耀朝威於海內比戰爲更難古來英主創立大業誰不資干戈之力況元氣委恭士風衰頹至今日非一戰則不可也國家危急至此極皆幕府之所爲曩降密勅叡斷既決于此今日之事責慶喜降官位納封土謝罪闕下而後朝威隆赫可以承服天下之人心也若因循姑息徒幸無事則誤初政第一著朝威無所振起人心無所懲艾大機一去大命不再可不深思而熟圖乎岩倉卿恐諸藩互構異同書二項使三職議曰不奉朝旨者不問衆議斷然命薩長二藩討罰以委成敗于天曰尾越二藩處間調理慶喜果悔前

過則不咎。既往召參朝議。此兩者孰與衆皆與第二項利通草勅諭曰。官銜依舊。稱前內大臣。納封額若干。以供政府之用度。尾越二侯爭納封額。遂改作納管地租額若干。供政府之用度。尾越乃奉旨往諭。會桑之免禁衛。憤薩人擅斷。與諸第列侯在京諸藩奉慶喜一條城晝夜嚴隊。篝火耀天。慶喜恐其生變。率會桑以下南下保大坂城。及是慶喜奉命將入朝。是時禁會桑入京。衆或曰。待慶喜遣會桑二藩而後許其入朝。議未決。會幕府以浮浪潛匿薩邸。行諸不義。命庄內上田二藩出兵砲擊。邸人放火而遁。報達薩人憤怒。朝議一變。既而慶喜命會桑先鋒大舉北上。

敗締由是一報。扣亦天也。

薩長二藩曰。慶喜反狀已著。即日發薩長土三藩兵。戊伏見鳥羽。勅嘉彰親王爲征討將軍。賜錦旗節刀。督禁衛兵。命備越衛禁闕。因備二藩備兵待後命。先是鷲尾卿私率浮浪赴高野以備紀藩。乃命衝大坂之背。且諭紀藩勤王大義。部署已定。明治元年正月三日。官軍邀擊會桑先鋒於伏見鳥羽。大捷。慶喜聞敗。倉皇乘氣船東走。

米人希利比士論我邦沿革曰。米艦入浦賀以前。人心已厭幕府。譬猶陽氣微動。積雪漸解。凝結力。外國要幕府。猶積雪驟得暖風。一時融解。水潦橫流。瀰滿平地。而皇室位于幕府之上。屬億兆之望。

河野曰譬喻親切。
巧妙無比自是洋
人口氣。

猶諾亞巨船巍然浮出于大波之上。水潦愈橫動。
力愈盛。於是始悟。壑谷危險。損毀舟艦。頓改方向。
飄順風。離陸地。出大洋。待水潦稍治。而後回舵。維
新政府是也。此言殆洞觀我臟腑者。然而彼外人。
安能知我邦有國體者。而祖宗相傳以至今日。固
宜如此乎。蓋我邦表立于東海。神武定鼎。檀原二
千年于今。取法隋唐。徵貢三韓。肅慎靺鞨。渤海安
南諸國。無不奉水土貢物。皇化布被中外。果爲如
何。中古皇德漸衰。源右府以一切詐術。箝制上下。
姦雄蕃興。亂賊接踵。如北條氏流三上皇。足利氏
遷後醍醐帝於芳野。實臣子之所不忍言。然而至

其事涉外國。國體伸蹙所關。則上下一心。爭出死
命。以防外侮。蒙古興于漠北。滅國四十。平西域。統
一漢土。病我守國體不屈。艤艦十萬。寇我西陲。而
北條時宗盡國內精銳。一舉勦絕之于五龍山。豐
臣秀吉憤韓人闕朝貢。命諸將征討。蹂躪八道。直
陷韓京。朱明大兵前後出援。殲之蔚山。潰之碧蹄
館。耀國威於瀛海之外。此皆我邦國體。祖宗相傳
以至今日者。故賴朝創鎌府以來。必先拜征夷將
軍。而後得代朝廷爲政天下。夫歐米強且大。固非
蒙古朝鮮流也。然而卒然擁軍艦肆無禮。曰不許
我所請。則火汝城郭。屠汝人民。而幕吏恆怯。不奏

一頓又法極妙

平達曰此篇以尊攘二字冠首有此論而後攘夷二字有所歸著可以終此篇

朝廷不謀諸侯許其所請於一呵喝之下爲域外萬國之所傳笑我邦立國以來未曾有受外侮辱國體如此之甚者也此不特北條豐臣二氏所愧竝稱實祖宗神靈之所不與意薩長二氏一藩侯爾而名義之所歸條理之所在斷然開戰待勝敗一決而後和彼德川氏八萬麾士三百諸侯唯其所令而惟怯狼狽甘爲彼所要脅辱亦甚矣且攘夷不能爲則已彼明知攘夷之不可爲而刻拒絕期日頒告天下欺罔朝廷擾亂天下唯姑息之事如此而不速亡此殆無國體也彼希利比士知幕府亡所由來久矣而不知我邦勇武立國受外侮

辱國體如德川氏者天必降之禍不日踵故余詳論以終是篇云

吾友田天爵嚮紀自弘化嘉永
至明治維新之事為八卷名曰
尊攘紀事採撫廣博議論精
確讀者莫不擊節呼妙誠可謂
當代董狐矣余竊脩私史然而
天爵則倣宋史紀事本末余則

敎史記刊傳而至其文學史漢
未曾不同也頃天爵編遺漏著
補遺四卷屬余以一言受而閱之
其紀宋徽使船來浦賀以後委
曲明瞭參之前編使讀者如身在
其時與其事慷慨切齒不自己魏文

帝有言曰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
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心乎
其身曩者天爵在官途不得其志
退溫舊業有此大著以傳天公後在
則復何羨夫世榮乎余之身世
上略與天爵相似余序固不妄以爲

天爵之輕重然而天爵曾序余
偉人傳其屬誼不可辭遂書
卷末

明治十七年甲申春三月

東京蒲生重章子聞



明治十七年三月十一日版權免許
明治十七年五月出版

編輯人

宮城縣士族

岡

千仞



東京府芝區愛宕下町四丁目一番地寄留

東京府士族

前田

圓



同京橋區南鍋町二丁目十一番地

東京京橋區南鍋町二丁目十二番地

鳳文館本舖

大坂東區唐物町二丁目十九番地

鳳文館支舖

發兌所

